

當代名將邱清泉

『正氣植綱維其成功實大，前驅埋蓋骨較衷莘猶艱。』

這是民國四十八年一月十日，監察院長于右任饋邱清泉的聯句，非常雄偉確切；而在臺中的裝甲兵學校基地，也早先被蔣緯國將軍命名爲清泉崗，以爲紀念。讀者諸公看完本文簡要的敍述以後，就可知道，這些榮譽，絕不是倖致阿諛的官樣文章，實在含容着悲壯的血淚史實和精忠的無畏精神，邱清泉的確是一位文武兼資，挽瀾砥柱、體現革命軍魂的當代名將。

黃埔二期留德四年

邱清泉字雨菴，浙江永嘉人，公元一九〇二年生，黃埔軍校二期畢業，參加東征北伐，由排長遞升團長，累晉中央軍校政訓處少將處長。自入戎行，即以身許國。除服膺國父的「服務人生觀」與蔣委員長的「革命人生觀」外，還信仰超人哲學，嘗曰：

「哲學家有超人主義，意謂我之生命僅爲小我，我生以外尚有大我；以小我爲大我服務，乃爲超人。……我軍人以服務爲目的，爲國家民族服務，亦即爲大我服務之超人也。必如此乃可爲軍人

。」

「有殺身以成仁，毋求生以害仁；是則爲生命力之所發揮，置生死於度外，爲精神之最高價值焉。」

他有志擔當革命救國大任，深知必須有比較高深的學問，才能合乎時代的需要；所以他經常讀書研究，力求新知。民國廿二年，以第一名考赴德國習軍事；先後畢業於工兵學校及柏林陸軍大學；爲我國對機械化部隊有精深研究的少數將領之一。

民國廿六年五月返國，即於「留學報告書」中，建議「建立我國現代化國防軍」，深爲蔣委員長所器重，派爲敎導總隊參謀長。畢生事業從此開始，由師長、軍長，累晉兵團司令官，指揮十數萬衆；歷抗日、剿匪重大戰役，往往以一軍之力，縱橫馳驅於艱苦困厄的戰局，抵挽扭轉，頓收赫赫之功。而其治軍，大氣磅礴，肝膽照人；無論練兵、養兵、作戰，無不殫精竭慮，處處求勝；成績往往爲全國之冠。綜觀其百戰疆場和練兵養兵的史實，足爲吾人效法者頗多。

攻堅襲敵克崑崙關

民國廿八年十一月十五日，敵軍在廣東欽廉防城登陸，切斷我國與越南的國際交通線，廿四日陷廣西省會南寧。當時邱清泉爲第五軍所屬新廿二師師長。

國軍反攻南寧，第五軍奉調擔任正面攻擊。因爲南寧的外圍險要地區崑崙關，爲敵軍佔據，並在附近各高地，構築堅固陣地，易守難攻。當杜聿明軍長召集作戰會議時，邱清泉力主效法狄青當年擊敗儂智高的故智，採取「關門打虎」戰術，以奇兵斷敵後路，包圍而殲滅之；並願自任此奇襲任務。當決定以榮一師及二百師擔任崑崙關的正面攻擊，新廿二師迂迴六塘截敵後路，九十二師進出四塘阻敵增援；另以支隊由左翼迂迴側擊八塘九塘，以圍殲崑崙關附近之敵。

是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邱清泉率新廿二師進入敵後，開始攻擊，凡三日，連克五塘、六塘；預測敵軍必來反撲，乃在敵可能進軍的路線上，利用地形，布置埋伏。

十九日下午，敵軍以大車隊急馳而來，邱清泉乃以小部隊誘敵深入。等到次日凌晨一時，突下令全師出擊，在信號彈照明彈的呼應燭照下，以猛烈砲火，向敵軍集中轟擊。敵軍陷入重圍，進退維谷，車輛多觸雷爆炸，紛紛化整爲零的向南側山地潰逃，損失卡車二百輛、坦克廿輛、裝甲車八輛，死傷一千餘人。

敵軍公路交通線，被我截斷，乃改鑽小路，並利用空投，向崑崙關增援。我正面進攻的二百師及榮一師，與敵軍爭奪崑崙關外圍高地，死傷慘重。邱清泉再以戰勝威武，自請攻擊崑崙關正面。因爲敵空軍白天在戰地轟炸頗烈，所以過去二百師係在夜間攻擊，視界不明，以致攻勢頓挫。邱清泉計算敵空軍由越南基地起飛，上午八時半始能到達陣地，乃斷然於卅日改爲拂曉攻擊，一連兩天，終於攻克崑崙關，開我國抗戰以來轉守爲攻，攻堅成功的先例。

此役，敵軍第五師團所屬第十二、廿一兩聯隊，及一個砲兵大隊，幾乎全部被我軍殲滅；第十二旅團長中村正雄，廿一聯隊長杉木吉之助，四十二聯隊長坂田元一皆被我軍擊斃，其餘班長以上之官佐，死亡達百分之八十五，士兵戰死七千餘人。對我軍作戰的英勇，非常敬佩，曾於撤退前，在九塘張貼佈告云：

「……在此地帶之上，蔣軍比任何方面空前英勇，值得我軍表示敬意……今璧還九塘於蔣軍。最後我們拜祭九塘附近數萬死傷之日華兩軍，贊其武助，並祈冥福。」

事後，論功行賞，邱清泉榮獲頒四等寶鼎勳章，並升任第五軍少將副軍長。

民國廿九年一月十九日，新廿二師奉命換防時，邱清泉乘車返桂林，中途因車禍受傷，廿五日轉入桂林省立醫院療養。該師參謀主任唐鐵城上校前往探望，想起崑崙關戰役，邱所講述宋朝狄青智破儂智高的往事；在病榻前吟詩曰：「八千子弟齊奏凱，邱將軍是狄將軍」。觸發邱的詩興，立作五律一首描述崑崙

血戰云：

「歲暮克崑崙，旌旗凍不翻；雲開交趾地，氣奪大和魂。」

烽火連山樹，刀光照彈痕；但憑鐵和血，胡虜安足論。」

滇緬戰役日軍喪膽

民國卅二年冬，我駐印軍開始反攻緬北日寇，次年夏天，相繼克復新平洋、于邦、猛闢、加邁、孟拱

等地，八月三日克密支那。統帥部爲配合此項攻勢，打通中印公路；乃令滇西遠征軍，作策應性的反攻，進攻敵據守滇西的第五十六及五十三師團。

國軍於民國卅三年五月十日渡怒江，分兵兩路：以第廿集團軍爲右翼，攻騰衝；以第十一集團軍爲左翼，攻龍陵芒市。一度激戰甚烈，旋因氣候惡劣，暫停攻擊。

八月，敵軍增援龍陵，有固守不去之意，我統帥部乃下令第五軍的第二百師前往滇西助戰，列入左翼軍第十一集團軍序列。

當時，邱清泉爲第五軍軍長。第二百師爲第五軍的基幹部隊，美式裝備，官兵一萬二千餘人，師長高吉人。由邱向美軍交涉，分批空運保山，再車運前線。

九月六日，當第五九九團先到達前線時，正是敵軍第五十六師團得到增援，向我廟房坡猛施攻擊之時，情況緊急。該團奉令歸新廿八師指揮，參加戰鬪。新廿八師又以爲該團隸屬二百師，向稱善戰，於是派該團加入第一線戰鬪。該團初到前線，敵情不明，地勢不熟，頓遭敵軍猛攻，頗有損失，戰死營長二人。八日，敵攻我地形要點某高地，該團再往增援。下午六時到達，八時即奉命發動反擊，也因敵情與地形不明，再遭失敗。

邱清泉得到消息，於十日趕赴前線，先觀察敵我態勢；判明五九九團所以一再失敗的原因，不外：（一）陸空不能協同，我有絕對優勢的空軍，未予充分利用。（二）砲兵火力未能集中，而且也無統一的良好指揮組

織。(三)單團作戰，逐次用兵。於是，他拜會總部，堅持不要分割使用二百師的兵力，應等候全師到齊後，作有效的運用。總部答應他的要求，調整部署，由二百師接防預二師防地。

邱清泉出席中美作戰會議，曾建議：「火燒背陰山，水淹龍陵城」，以減少我軍強攻的兵員消耗；惟需十萬加崙汽油和廿部開山機；請求出席會議的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空軍補給，史未應允。

等到二百師後續部隊六百團，五九八團陸續到達後，邱再重行調整部署，將師砲兵調上來，對敵軍採包圍態勢，並且與空軍也連絡好。十八日起，在陸空切實聯絡和砲兵有效支援之下，發動攻擊，才將敵軍逐退。

爲了續增二百師戰力，協助完成克服滇西艱鉅任務；邱清泉回到昆明，再作謀定而後動的各種準備。他向盟軍十四航空隊長陳納德洽派空軍助戰，洽請砲兵指揮部增派砲兵；並且將第五軍直屬工兵營、砲兵營、通訊營、戰防砲營調往前線支援作戰，於是二百師的戰力大增。

十月十五日，邱再飛前線，參加總部作戰會議後，次日，即到達二百師指揮所面授十九日開始攻擊的命令。爲了瓦解敵軍的鬪志，特將前次所提「火燒背陰山，水淹龍陵城」的計畫，利用反間諜，故意透露給敵軍；使敵軍大起恐慌，受到一種防不勝防的心理壓力；而便利於我軍攻擊力戰。

十九日攻擊開始後，由於我軍準備充分，以「火力重於兵力、搜索重於戰鬪、補給重於作戰」的戰鬪原則，猛烈攻擊；一路勢如破竹。二百師仍以崑崙關作戰的意趣，襲擊敵軍側後，至十月二日，先後攻佔

龍潭、石老虎、老糧臺，截斷滇緬公路。敵軍見歸路已斷，乃狼狽向西逃竄；我軍遂乘勢克復龍陵。

二百師續於十一月廿日攻克芒市，並於民國卅四年一月十五日協助友軍攻克畹町；一月廿七日，在芒市與我緬北方面攻克八莫的大軍會師。至此，全長一千五百六十六公里的中印公路完全打通。

政府論功行賞，頒授邱清泉三等寶鼎勳章；美國政府也以邱在中印緬戰區與日寇作戰，卓著勛績，頒贈銅線自由獎章。

邱清泉作戰時精神旺盛，企圖心切，同時，外間又有些對他不利的謠傳。他爲表明心跡，於攻克龍陵後，即返昆明。途過保山，風光雖好而民生凋蔽，自身功高遭忌，感慨之餘，賦詩「孤臣」云：

「安論經緯起斯民，終為浮雲蔽日頻；獨仰雲山遙萬里，常揮涕淚泣孤臣。」

抗戰勝利，共黨以「和談」爲烟幕，從事擴張武力，襲擊國軍，竊據地方，建立政權的勾當，陳毅以過去新四軍爲基礎，擴充成爲「華中野戰軍」，在蘇北組成「蘇皖邊區政府」；民國卅五年，所部張鼎丞五萬餘人，竊據蘇北的淮陰、宿遷、鹽城、如皋等地，進攻泰興，威脅揚州；程國輝部三萬餘人，竊據天長、盱眙一帶，進攻六合，威脅浦口。

中央爲消除「近在京門」的寇氛，除以有力部隊，掃蕩淮揚一帶外；並自雲南調第五軍入駐浦口，拱衛首都。

邱清泉率第五軍的第四十五、九十六兩師及軍部直屬部隊進駐浦口後，即主動以克復天長、盱眙，解

除京畿北面威脅爲目標。對匪軍程國輝部，採取鉗形攻勢，一路以第四十五師由六合北向天長爲主攻，一路以第九十六師由來安北向盱眙爲助攻（各附整七十四師一個團）；兩面包圍夾擊，以便殲敵於洪澤湖南岸地區。

匪軍戰法，係先埋伏優勢主力於形勢之地，然後誘敵深入，等到敵人前進到對彼有利的地點，再發動包圍戰；尤擅長於夜間持續不斷的實施人海猛衝；此與日敵的戰法不同。第五軍初次與其相持，受到考驗。

第四十五師的一路，於七月十六日由六合前進，經過五日血戰，進至東岳廟，距天長僅十餘華里，即遭匪軍埋伏包圍，以其夜戰的慣技，突起攻擊。因其來勢極爲猛烈，師長胡長青苦擋之下，急電邱清泉求援，邱一面囑四十五師堅守待援，一面急電另一路九十六師，派兵東向馳援。

九十六師的一路，由副軍長高吉人率領，由來安向北進攻，初戰順利。接奉命令後，即由高吉人親率九十六師的二八七團及整七十四師的一團，馳援東路；其餘兩團，由師長黃翔率領，繼續進攻盱眙。

援軍進到叉澗鎮，又被匪軍之「圈點打援」的戰法包圍攻擊，日以繼夜，於是東岳廟與叉澗鎮兩地，均告緊急。

邱清泉非常冷靜，他對第五軍優良的裝備，堅強的戰力，和旺盛的士氣，充滿信心。除急電各路，繼續奮戰外；更加強戰地情報的蒐集，以求把握戰機，決勝疆場。適有密探來報，東岳廟以北諸村落的民家

門板，全被匪兵拆去抬運傷兵。他判斷匪軍經過數日夜的苦戰，在第五軍新武器的熾烈砲火打擊之下，必然傷亡慘重，目前已到強弩之末的境界。於是，立即下令四十五師與九十六師東援的被圍部隊，全力反守爲攻。

正當反攻行動開始之初，忽接奉國防部交下情報，謂經飛機偵察，匪軍兩萬人，由淮陰乘船來援天長，已抵高郵湖，着第五軍集中兵力，以防萬一，邱清泉自信三天之內，可以攻克天長；而高郵湖湖面遼闊，匪軍三天難以順利到達。乃毅然照原計劃進軍，不爲所動。

東岳廟與叉澗鎮方面，一經斷然反守爲攻，匪軍一觸即潰，死傷大半後，退守天長城垣，負隅頑抗。可是，在第五軍盛熾的砲火猛攻下，不得不棄城北逃。我軍緊踵其後，一直追到洪澤湖畔。殘敗匪軍，除少數乘船逃逸外；餘被我殲滅或俘虜。

另一路進攻盱眙的九十六師的主力兩個團，也於是月卅日收復城池。

此役，是邱清泉與共匪交手的第一仗，不但有斃傷匪軍兩萬，俘虜旅級幹部以下兩千餘人、砲十餘門、機槍三百餘挺、步槍七千餘支的豐碩成果；而且也讓匪軍認識第五軍確是一支搖撼不動的勁旅。

邱清泉作戰，有勝不驕敗不餒的素養，每次戰役以後，總要檢討敵我雙方的優劣得失。他以爲從此以後，對匪軍作戰，應該作如下的改進：

1. 不用散兵坑，改用堡壘或工事，四面八方構成火網，以防敵人反撲。

2. 注意縱深及副防禦。
3. 兵力配備不宜太分散。
4. 加強各級的夜間作戰教育。

渡過黃河冒寒剿匪

民國卅五年十一月，第五軍奉令渡黃河進剿匪軍劉伯承部。時值嚴冬，大雪紛飛，軍士缺少北地禦寒裝備，不免顯露冷縮情態，邱清泉特地在雪地召集官兵講話：

「試問：共匪裝備不如我們，官兵素質不如我們，可是他們到現在還沒有被我們消滅，你們猜，這是什麼緣故？……就是因為他們能吃苦：不怕冷、不怕熱、不怕風、不怕雨、不怕饑餓、不怕跑路。……我們在緊要時，也得忍受一切痛苦。如果我們能够不怕吃苦，再加上我們的一切優越條件；那末，我們消滅共匪，就不成問題了。」

他講完以後，即用手撥雪洗臉，以示練習適應；官兵大受感動，不再有怕冷的言談和形狀。十一月廿四日到達河北省東明縣境黃河邊，當時正是黃河乾涸時期，中流寬數丈的河水，已凍結成冰。於是，人車分三路踏冰渡河，向濮陽推進；匪軍節節後退。稍後，二百師也由雲南調來歸建，兵力益增，乃於十二月八日下濮陽，十日克清豐。

當時大雪紛飛，天氣酷寒；他不禁油然詩興，特爲賦詩曰：

「羣山萬壑水雲天，回首蒸炎又十年；南望初關離百二，北征今上路三千；風橫平野鳥飛終，雪壓寒空馬不前；冷暖數來應自喜，猶留筋骨鐵般堅。」

第五軍過去均在南方作戰，對北方冰天雪地的戰鬪，殊少經驗。邱清泉爲了應付此後多在北方遂行剿匪任務，特再悉心研究，於十二月廿一日訂頒「冬季作戰教令」及「特種地形作戰教令」；以供部隊練習實施。

清豐、觀城爲共匪在冀南的巢穴，盤據已久。清豐已由第五軍攻克，觀城則爲劉伯承「解二師」的屯糧根據地。民國卅五年大除夕，邱清泉突然下令第五軍奇襲觀城，因爲係以雷霆萬鈞的力量，出敵意表的猛施痛擊；所以當天下午即攻克觀城，鹹獲大批囤糧物資，隨即乘勝向東北進襲，連克范縣、朝城，直抵壽張縣境。

正當第五軍活躍於冀南，攻襲共匪巢穴之際；劉伯承匪部又渡河南下，竄陷魯西鄆城、鄆城、嘉祥、鉅野，圈攻金鄉，威脅徐州。

於是，邱清泉又奉命率軍回師徐州；他以冀南得而復失，非常可惜；不禁感慨系之的說：

「假使國軍作戰部隊全盤配合，後方鞏固安全；則一個月內，第五軍當可進撫石家庄，打通平漢路」。

河南蘇北幾度進出

第五軍於民國卅六年二月，由豫北彰德車運徐州，先頭部隊一個連進駐商邱車站，為掩護主力通過的前哨，被劉伯承匪部萬餘人圍攻，企圖以大吃小，給第五軍迎頭痛擊，該連連長連守仁，憑優良火器，沉着應戰，匪軍於一夜之間猛撲廿次，均未得逞；下半夜營長張式綱率部來援，將匪擊退，此役劉伯承匪軍犧牲至三千八，從此不敢輕視第五軍，稱其為「五閻王」。

第五軍全軍到達後，自碭山北上，進軍魯西，連克單縣、城武、鉅野，直抵鄆城。根據所蒐集的劉匪作戰指導資料與其戰地實際戰法，作綜合研究，提出克制方法，曉諭所屬，用以應敵。

當時，國軍為加強勦匪作戰，調整華中指揮部署，撤銷徐州綏靖公署，改設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及鄭州指揮所，由顧祝同總司令兼任兩方面的指揮官，以期協同一致，運用自如。第五軍編隸第二兵團，邱清泉以軍長兼兵團副司令官。

國軍部署方針，係以殲滅陳毅匪軍為目的，並阻止劉伯承匪軍與其會合流竄。第二兵團的任務為擊滅津浦鐵路以西黃河右岸的匪軍，打通兗濟交通；進而守備兗州，大汶口等地。以便第一、三兵團會攻沂蒙山區。

四月十八日，第五軍奉命進攻梁山（即水滸小說上的梁山，為魯西惟一山嶽，形勢險要。）乃以凌厲

的攻勢，激戰三日，予以攻克。立卽尾追至黃河渡口，配合空軍的掃射轟炸，痛殲渡河北退的劉匪主力。旋卽奉命監視黃河渡口，遮斷陳、劉兩匪的聯絡，從俘獲的匪軍口供中，得知劉匪曾叫出：「逢五不打」、「逢邱不戰」的口號，並且曾警告其部屬：

「和一般國民黨部隊作戰，攻破第一線，即是戰爭結束，和新五軍作戰，攻破第一線，正是戰爭的開始」。

四月下旬，第二兵團防守泰安的整七十二師被陳匪擊破，匪軍由大汶口渡河南下，再陷寧陽，第五軍奉令由黃河渡口轉入魯中作戰。五月，越過津浦線之東，進入第三兵團防地，克復萊蕪。

陳匪主力退集沂水、坦埠、南麻一帶，於五月十六日以優勢兵力，反擊我整七十四師張靈甫於孟良箇，獲得全勝後，退入南麻。邱清泉眼見陳匪猖獗，今後勢將與其作生死大戰；乃卽研究陳匪戰法，並提出對策，於五月廿日發表「告各級幹部同志書」，並副知國防部參考。

六月下旬，國軍調集第五軍及七個整編師約廿萬人，圍攻沂濱山區，突破陳匪老巢，攻克南麻、坦埠。陳匪一面退却，一面却採「對進戰法」，以四個縱隊，鑽隙西進，擾亂我魯西後方。七月上旬，劉伯承匪部為挽救陳匪的潰滅，復糾集五個縱隊，渡黃河入魯西以為呼應，圍攻鄆城，定陶，羊山集；勢極猖獗。於是，第五軍再奉命由萊蕪西進，攻擊匪軍，連克寧陽、濟寧。

八月上旬，劉匪率五個縱隊南竄大別山區，另建根據地；陳匪的四個縱隊，則留駐魯西，機動游擊，

牽制國軍。於是，邱清泉的第五軍成爲陳匪集中攻擊一舉消滅的主要對象；而邱清泉也正準備澈底清剿陳匪部隊，乃有鄆城大戰的爆發。

九月初，陳匪集結四個縱隊於鄆城與王老虎之間，復自黃河北岸調四個縱隊南下，竄擾鄆城地區，誘我國軍分途援救，分散兵力，暴露弱點。我整五十七師即於沙土集附近，被匪圍攻而全軍覆沒。

當時第五軍（此時奉命改編爲整五師，原來的師改爲旅）在魯西戰場祇有兩個旅（即原來的四十五、二百師）和直屬部隊，奉命向北挺進，邱清泉乃以四十五旅在右、二百旅在左，北上攻擊；並以各旅搜索連、情報隊等混合編組挺進縱隊，在王老虎擔任掩護側翼。

陳匪節節後退，暗中調集六個縱隊部隊，對整五師逐漸形成三面包圍。已經消滅整五十七師的匪軍，也轉鋒猛攻在王老虎擔任側翼掩護的挺進縱隊。邱清泉覬破危機，一面急調守備萊蕪的九十六旅歸建，一面督率各部堅強奮戰。

防守王老虎的挺進隊，祇有八百人，遭十倍之敵猛攻；據守寨牆三日，死傷過半，數電邱請援，邱在電話中激勵他們說：

「我已決定在此與敵一拚生死，你們必須苦守到底！」

等到九十六旅援軍趕到，即命進攻王老虎附近的唐官屯，以解王老虎之圍，激戰二日，才將悍匪擊退。

左翼二百旅，向丁里長攻擊數日，未獲進展。九月十二日，蔣主席乘機飛臨戰地上空，與邱清泉通話，問其需要，邱以連日大雨，夜色昏暗，請於明晚十一時投照明彈，以利作戰。

次日，邱屬二百旅派一連人突出前方五華里，誘敵來攻。匪軍果以六團之衆，摸索前來。十一時，空軍投下照明彈；二百旅乘機全線出擊，激戰至次晨四時，匪軍崩潰。

右翼四十五旅也以重砲威力，機動戰技於十三日力克張家莊，十四日克王家沙窩、周莊。匪軍包圍態勢被突破，邱清泉從俘虜口中得知陳匪有退兵之意；乃命四十五旅緊追猛打，並請空軍支援，激戰一日，克復鄆城，大戰結束。

此次會戰，陳匪憑其優勢人力九萬餘衆，猛衝頑抗；整五師僅以二旅約二萬五千人，所以能獲得以寡敵衆的戰果（匪軍死傷一萬六千，我軍死傷一千人）。除了熾烈的火力、巧妙的戰法和旺盛的戰鬪精神外；最主要的還是邱清泉的卓越指揮和機警沉着。

迂迴作戰收復開封

民國卅七年五月中旬，匪軍以少數兵力，襲擾隴海路民權一帶，常常破壞交通。駐守魯西一帶的邱清泉整五軍（整五師改稱）奉命南下進剿。

陳毅匪軍以六個縱隊的優勢兵力，於當月下旬，乘機由黃河北岸，經董口南渡，入侵魯西，企圖一舉

消滅整五軍。六月初，前鋒已抵定陶。於是，整五軍再奉命北上堵擊，激戰至十七日，力挫匪軍，繼續向前推進。

盤據大別山區的劉伯承匪軍，卻大舉出動，東西呼應，圍攻開封，十八日即攻入城內，我守軍整六十師進行巷戰不屈。下午，邱清泉奉命馳援開封；經過四天的苦戰，排除沿途種種阻礙，於廿二日進抵開封。而開封已告失守，整六十六師大部犧牲，師長李沖辛殉職。

邱清泉運用妙算，判斷劉匪必將所掠奪的軍儲物資，車運撤離；而不敢久據開封。於是僅以四十五師直指開封，他本人則親率整五軍主力及配屬他指揮的整七十師向西南前進，截擊劉匪歸路。果然於三日後，在陳留境內，與劉匪遭遇，奪回輜重彈藥百餘卡車，匪軍倉皇退去。四十五師也于廿六日，聯合友軍，克復開封。

原在魯西，已被擊退的陳毅匪軍，因爲邱清泉部東援開封；乃再乘機南下，越過隴海路，進至睢縣、杞縣一帶的黃泛區。區壽年兵團奉命攔截，被圍困於杞縣以東的鐵佛寺附近，情勢危急。

邱清泉奉命將開封防務，交劉汝明軍接收；迅即向鐵佛寺推進。劉匪伯承却配合陳匪運用其圈點打援的慣技，以其悍卒兩個縱隊在杞縣附近，利用高地地形構築堅固工事，阻撓邱軍的進援。

當邱軍攻至杞縣以東的東崗；正擬繼續向前猛攻之際；忽然我空軍投下一份情報，略謂：「通許境內，距貴軍約一日行程，有長徑廿五里的匪軍行軍縱隊，向貴軍急進中，希迅即備戰」。邱清泉當即召開會

議，決定留兵一個整編師對西來之敵備戰，其餘整五軍主力及整八十三師，仍然遂行解圍任務。由於村星佈，砦牆高厚，匪軍縱深配備，逐寨抵抗，日守夜攻，以致戰況激烈，進度緩慢。

向通許備戰的整七十師派隊向前搜索，並無匪軍主力來襲的事實。邱急調該師向東參加攻擊，正全力推進距區兵團僅九公里之地，而區兵團已被匪軍擊破。

當區兵團被圍時，黃伯韜兵團（轄整七五師、第三快速縱隊、交警第二縱隊）也奉命前往解圍，當他們趕到希邱店時，因為鐵佛寺方面的戰事，已快結束，所以陳匪迅即轉用重兵，將其圍困。區兵團破滅後，陳匪對黃兵團攻勢益烈。

七月四日，邱清泉接奉 蔣總統親筆手令，嚴令其迅往解圍。邱清泉召開軍事會議，說明他的構想：

「當面敵人為陳劉二匪，兵力雄厚，村砦堅固，正面攻擊，力不從心；而解圍迫不及待。所以我
要冒險，改採大迂迴戰法，襲敵側背。目前，我軍疲憊，而斷然改變戰法，原犯兵家之忌；但我疲敵
亦疲，敵或不知我已疲憊。戰鬪在乎堅持最後五分鐘。」

於是，當晚下達命令，以四十五師任前鋒，先向北行卅里，經沛園、華西園，折而向東；出敵意表的，以猛烈砲火，痛擊匪軍側背。匪軍措手不及，頓形散亂；一點突破，全線崩潰。陳匪北遁，劉匪南逃；
希邱店之圍以解。邱清泉立卽率整五軍三個師北上追擊，直抵黃河渡口紅廟。沿連俘獲匪兵四千餘人，武
器裝備多種。

練兵養兵兩大重點

邱清泉統率軍隊，其所以有上述的常勝紀錄，除了他個人充實的學養與卓越的指揮外；最主要的，他非常注意練兵和養兵。

當民國廿七年十月，他升任新廿二師師長時；全師多為新兵，分駐湖南東安縣四境。十月十日，他特地為新兵入伍，舉行隆重授槍典禮，規定：「官不離兵，兵不離槍」。旋即實施嚴格的訓練，由連長負責訓練普通兵，營長訓練伍長及射手。團組成軍士教育連，第三期訓練軍士；師成立軍官隊，訓練副營長以下的幹部。營長以上幹部，則利用其於每週來師部參加會報的機會，由他親授戰術教育二三小時。如此節相制，分層負責，夙夜不懈，成效大著，四個月後完成訓練。軍委會實行全軍校閱，結果，第五軍為西南各軍之首，新廿二師又為第五軍之首。他率此新銳之師參戰，才有崑崙關的大捷。

民國卅年三月，他調任軍訓部第十六補充兵訓練處處長兼重慶第三警備區司令。當時，新兵從各省徵集而來，體格很差；而軍人待遇菲薄，物價高漲。他鑑於新兵需經長途跋涉，補充前線，如無壯健的體格，何能到達，更何況奔馳於疆場之上？於是他於練兵之餘，還重視養兵。本國父「雙手萬能」的訓示，參照德國軍營多事副食生產方法，要求所有士兵，於操課閒暇，養猪種菜打草鞋，用以增進士兵的營養和被服裝具。結果所訓練的士兵，身體壯健，精神飽滿；他所兼領的衛戍部隊，也軍容壯盛，從不叫苦。

蔣委員長嘉獎之餘，下令來重慶參加軍事會議的各高級將領，前往參觀他的練兵生活，胡宗南參觀之後，非常贊佩，即邀約他前往西安中央軍校第七分校任副主任，幫助訓練西安方面的國軍幹部，促進戰鬪條件與生活條件的合一。

西安第七分校，學員生之多，佔全國分校學員生總數之半。校舍分設於西安四鄉，且有遠在他縣者。學員生來自兩廣、浙江、甘肅、寧夏、新疆等地，各依其生活習慣，組成八個總隊。編組既如此龐大，而地址分散；無法每天到各總隊授課。於是，他在校本部開設軍官教育隊，自兼隊長。軍官教育隊之下，分設戰術班、戰車研究班、重兵器班、校尉研究班、外語班；將他平生所學和作戰經驗，傾囊授予各班。然後再由各班，輪流到各總隊，作示範教育；作爲各總隊教官施教的標準。半年以後，學員生成績大爲提高；西北駐軍的幹部，也多來校參觀見習，使學校教育與軍隊教育發生關連。

民國卅一年冬，蔣委員長在西安舉行會議，商討西北及中原抗戰大計。會後，偕出席會議的將領，校閱七分校教育。見各種演習情形逼真，動作正確，深表滿意。邱清泉擔任總指揮，躍馬提刀，精神飽滿；更予人以深刻印象。事後，蔣委員長特予召見慰勉，發獎銀五千元。

當年秋，軍訓部白崇禧部長，赴七分校主持甄試，對未在中學畢業的學生，擬予淘汰。邱清泉以爲該生等在西北艱苦環境中受訓已達兩年，如因彼等文學校的學歷較差，而遽予淘汰；則彼等受此突然打擊，可能走入歧途，爲陝北的共黨所吸收。於是，他當仁不讓的向白部長建議，對學識根基較差的學生，施以

半年的學科教育，以爲彌補；並且發表他的感喟說：

「當年國父創辦黃埔軍校，只要投考青年有革命大志，並不重視其資格。在此抗日時代，青年既肯來投效犧牲，何忍棄之？」

由於他明識大體的一番至誠，所以，白部長也就接納了他的建議。而那些學歷較差的有志青年，也才能在邱清泉的愛護和鼓勵之下，完成軍校教育，爲多難的國家，善盡軍人職分，有所貢獻。

校閱後不久，邱清泉於民國卅二年一月奉派爲第五軍中將軍長，駐於昆明外圍，官兵約四萬五千人，剛從緬境作戰返國，患病極多。他首先注意恢復官兵體力，提倡：「養兵重於訓練」。於是，以過去在重慶的養兵方法，施於第五軍，補助副食，增加營養。並爲官兵澈底而週詳的治病；以中醫中藥，補助西醫西藥的不足。未及半年，軍容大爲改觀。官兵感念邱軍長重視其生命，改善其生活；團隊精神，益臻鞏固。

於是，他再提倡：「訓練重於作戰」，在老獵衝設立幹部訓練班，分批調訓各單位營級以下幹部。第一階段，授以步兵戰鬥技能，步戰協同及營以下戰術，第二階段，施以美式教育，包括：沙盤教育、圖上作業、兵棋演習、實兵演習、高司演習等。並根據教學經驗逐漸改進，於民國卅二年秋，編成「教戰初集」，分發各部隊參考。

幹部教育外，他還注重部隊的生活教育；曾親撰「軍隊生活教育」一書，令各部隊依照該書所述，作

生活示範演習。一個軍人的日常生活，從早晨起床到晚上熄燈就寢，應做何事，該如何去做，都有詳細規定。並且以連爲單位，於操練時，指定士兵作示範表演；他予講評，所以第五軍官兵能够朝氣蓬勃，禮節週到，上下齊一，工作效率高；實非偶然。

八月廿日，軍訓部白部長等蒞軍校閱，邱清泉在楊林通往昆明的小哨山地，舉行半實兵演習；荷槍實彈，規模龐大，情況逼真。最後並作高司勤務演習。是年，全國軍訓成績發表，第五軍榮列第一。白部長且令陸軍大學派員赴第五軍觀摩。

教戰合一 知己知彼

邱清泉用兵，素主「戰教合」，所以他除了注意練兵與養兵，還經常針對不同的敵情，和實戰經驗，研究剋制敵人的戰法。對日軍是一套戰法，對匪軍又是一套戰法；甚至山地、平原，都各有不同的克敵戰法。不斷的研究改進，推陳出新；絕不固步自封，墨守成規。

他每至一地，即下令各連部將當面敵情，製成沙盤，使各官兵就現地練習戰鬪指揮；營以兵棋推演爲主，團以上幹部，則集中軍部，作高司勤務演習。每次他必親加統裁，悉心指導。所以，他的戰術思想，能貫徹全軍上下，對幹部指揮藝術的養成，及戰場心理的把握，尤爲重視，經常啓發部下作戰智慧。對各部隊陣地，也都親自檢查觀測；如有不合，立即詳爲講解糾正；務使全軍火力，發揮到最高度。

抗戰時期，邱清泉所統率的部隊，為我國比較有新式裝備的部隊，所以他的戰法是：「先包圍、後攻擊、先火戰、後突擊」。民國卅三年九月，反攻滇緬的作戰，此種戰法，運用極為巧妙，也收到豐碩的戰果。

戡亂以來，對狡詐的共匪作戰，他特別注意明瞭敵情。每至一地，要求各級指揮官先偵察地形，查明當地人民的「匪化程度」，並且要檢討匪軍指揮官的性格，及其可能增援的最大兵力。一切搜索偵查確實後，他才策定作戰計畫，召集幹部詳加說明，並且徵詢大家意見與需要何等支援；然後才下達作戰命令。所以一旦接敵，官兵成竹在胸，運用自然，毫無牽強之處。

戰法方面，自天長盱眙一役以後，針對匪軍人海戰法與夜間猛攻，改散兵坑、散兵壕為四面火網的地堡。自魯南龍涸集張鳳集之役後，更有層次火網的布置，由空間至地平線以下，用橫三段，縱三段的配置法，佈成熾盛火海，對付匪軍局部優勢兵力的進攻。並且常以三五人組成「先遣隊」，到處摸索，擾亂匪軍。魯中會戰時，步步為營，穩打穩紮。等到冀魯豫邊區追剿時，特制定「游擊要領」，始主張窮追猛打，大膽行動，黃泛區作戰時，則鼓勵部屬深入敵後，獨立作戰；終以迂迴戰術，解圍決勝。

邱清泉帶兵，最注重士兵的戰鬪動作，及下級幹部的戰鬪指揮藝術。他曾說：「戰鬪第一、戰術次之」。惟恐士兵不易記憶，乃編為剿匪歌訣，文詞通俗易懂。規定由官長每日講解一節，士兵一面熟背，一面演習，政治部更配以簡單樂譜；使人便於歌唱。由於每個士兵都能熟記戰鬪方法，付諸行動，而與邱清

泉不斷改進的剿匪戰法密切配合；所以才能成爲戰無不勝的勁旅，成爲匪軍最畏懼的剋星。

匪軍經常與邱軍接戰，深知第五軍的堅強，很難對付；所以普遍成立「新五軍戰術研究會」，研究新五軍戰法。認爲新五軍砲火分波配置，戰鬪動作熟練，能跟蹤追擊，能進行夜戰；往往以佯退引誘敵人，是非常「頑強」的敵人，所以又稱新五軍爲「頑五軍」，並且根據研究的結果，也改變他們的戰法。

這些匪軍的研究檢討文件，往往可從俘虜身上搜查到。邱清泉絕不等閒視之，總是發交部隊研究，提出對策。他再根據大家意見，加以批判採擇；不斷的在戰法上走在匪軍前面。

他根據多年作戰經驗，於民國卅七年三月黃泛區追剿戰時，再手訂「攻擊手則」十條，命令部屬貫徹實施。

除了教戰之外，他還注意以獎勵鼓勵士氣，特別着重基層士兵（官佐有功，報國防部請獎）。他以爲指揮者與服從者之間，僅有權能的區別，並無優劣的分野；所以他一向尊重士兵的人格。戰後論功，規定頒發戰士獎牌三種：一爲猛士獎牌，獎給勇猛殺敵的戰士；二爲智士獎牌，獎給機智克敵的戰士；三爲勇士獎牌，獎給智勇雙全的戰士。獎牌爲銀盾形，美觀大方。有時，他也以其個人簽名的書信，給立功的戰士，比如下列詩句，就是他於民國卅五年十二月六日贈予上等兵莫倫生的，詩云：

「汗馬黃沙百戰勦，神州多難待諸君；從來王業歸漢有，豈可江山與賊分。」
暖日照融千樹雪，寒風吹散滿天雲；猶多狐風遁逃處，河朔家家望王軍」。

徐蚌會戰生死搏鬪

民國卅七年九月，統帥部爲了適應戡亂軍事的戰略要求，重新調整軍事編組，以數個軍合組一個兵團，整編軍師名義取消，恢復原有軍師番號及編制；當成立徐州剿匪總司令部，派劉峙爲總司令，杜聿明爲副總司令。十月十六日，邱清泉在碭山防地，就任第二兵團司令官，舉行隆重宣誓典禮，親撰誓詞曰：

「余在總理孫公靈前，對天盟誓，謹以至誠，報效黨國，盡忠領袖，殲滅奸匪，完成革命，不怕死，不苟安，不被俘，不投降，有敵無我，有我無敵。如違誓言，天誅地滅，雷打火燒，皇天后土，實共靈此心。謹誓。」

他宣誓畢，全兵團團長以上高級幹部，依次上書宣誓。他再慷慨陳辭，語至激烈處，熱淚盈眶，肝膽照人；三軍靜肅聆聽之下，莫不潸然淚下，感奮同仇敵愾的壯志。

十月下旬，統帥部部署徐州會戰，第二兵團轄第五、十二、七十、七十四等四個軍（共十一個師又一個騎兵旅），集結於徐州以西黃口一帶，擔任左翼的防務；黃伯韜的第七兵團（轄五個軍）集結徐州以東的運河西岸，擔任右翼防務；李彌的第十三兵團（轄兩個軍）控制於徐州附近，作預備隊；孫元良的第六兵團（轄兩個軍），擔任徐州城區及九里山防務；李延年的第六兵團（轄四個軍）及劉汝明的第八兵團（轄兩個軍）集結於蚌埠附近，守備徐州以南及淮南。總共四十餘萬人。

匪軍以陳毅的華東野戰軍（轄五個兵團，共十六個縱隊又兩個獨立旅）和劉伯承的中原野戰軍（轄八個縱隊），陳賡的兩個縱隊為攻擊主力，兵力約五十萬人。在戰略上採分進合擊迂迴包圍的外線作戰，與國軍決戰。

右翼方面，陳匪乘我大軍調動集結之際，先發制人，於十一月六日晚開始進攻，八日強渡運河。九日，我防守徐州北方，屬於第三綏靖區的五十九、七十七兩個軍叛變投匪，徐州剿匪總部急調預備隊十三兵團李彌部北上防堵。陳匪主力乃乘隙南下，截擊黃伯韜的第七兵團的側後。第十三兵團再奉命向東攻擊匪軍，但遭匪軍頑抗，進展遲緩，第七兵團被迫撤至運河西岸，以碾莊為中心，與匪決戰。撤退時，因爲顧慮難民的安全，以致交通阻塞，前進困難，渡河時復遭匪軍截擊，頗有損失。至碾莊後，即遭陳匪七個縱隊的圍攻，情勢嚴重。

左翼方面，當陳匪於十一月六日在東線發動攻勢的同時，邱清泉部在黃口擊潰來犯的劉伯承匪軍，獲得斃匪五千人的戰果。

七日，邱抵黃口，默察敵我作戰態勢，認爲將大兵團集結於徐州附近；而徐州通往蚌埠後方的要地宿縣，兵力單薄（祇有國軍兩個營及交警兩個大隊）。匪如來突襲，非常危險，乃親擬急電，建議徐州剿總，將第二兵團移駐宿縣一帶，鞏固補給驅幹，確保徐州後方安全。並且當晚即下令七十軍軍長高吉人，準備移駐瓦子口。並擬將兵團部移往宿縣，可是，此一建議，未獲剿總同意；而且奉命全部集中徐州待命。

十一月十一日晚，邱兵團奉命東援黃伯韜第七兵團，次日拂曉，全兵團即開始東進。可是陳毅與陳賡的匪軍，爲了牽制和阻撓邱軍，却分別向徐州東南與西南進攻，威脅徐州，邱清泉祇好抽分兵力，予以防範夾擊。經過一番奮戰，終於十六日，在潘塘鎮獲得大勝，斃傷匪二萬餘人。可是，十七日，宿縣却被自黃口南下的劉伯承匪軍攻陷，整個戰局的情勢，漸趨不利。

此時，東線的碾莊，黃兵團血戰多日，犧牲頗爲慘重，情勢危急。邱兵團奉命前往解圍，不能再顧南路；而東進的解圍戰，進行得非常艱苦。於此，邱清泉曾對來訪問的記者，發表他的感慨說：

「匪利用叢山綿亘的地形，星羅棋佈的村寨作大縱深配置，掘壕相通，構成網形陣地，以波形人海，前仆後起，逐村頑抗，企圖阻我東進。我相信能突破此縱深陣地，不過時間的遲早，將視彈藥的補給如何了。」

東線潰敗南路切斷

另外，第五軍的一位周中樑團長受傷，對前來慰問他的邱清泉，也會說出當時進攻的猛烈和不惜犧牲的情況，他說：

「自十三日至今，本師士兵已傷亡過半。過去我們攻必克，守必固。這次進展遲緩，實因敵逐村頑抗，我官兵一再攻堅，傷亡過多。以本團言，營長五人，三死二傷，連長十四人，已五死九傷了。」

「因此，當邱兵團排除萬難，進攻到碾莊附近時，黃兵團已於廿二日晚被擊破，黃自殺成仁。當第二兵團奉命自黃口出發，向徐州集中之際，原部署於平漢線的第十二兵團黃維部，奉命東開參加徐州會戰，但行動部署的情報，爲匪所知；所以，當廿六日，推進至雙堆集附近，即被劉伯承匪軍七個縱隊所包圍，戰況慘烈。

南邊駐守淮上的第六兵團李延年部，爲了解宿縣之圍，與第十二兵團會師，曾由蚌埠北上，一度與十二兵團取得聯絡；但因遭受來自東北的陳毅匪軍的威脅，以及劉匪節節阻撓，未能達成任務。

統帥部以徐州東線已敗，南邊補給線被切斷，已陷孤立；而來援的十二兵團，也被困雙堆集，遂決定放棄徐州，令尚存的第二、十三、十六等三個兵團作迴旋運動，向西南突擊匪軍，以解十二兵團之危；然後退守淮河，再圖振作。

徐州各兵團於十一月卅日夜撤離徐州，向蕭縣永城進發，沿途難民，機關學校人員，爭先恐後，而道路崎嶇，泥淖處處，車輛前進，極爲緩慢。同時，整個撤離徐州的動向的情報，被匪偵知；急從各方面集中兵力，加以阻撓截擊。因此，當部隊推進至永城東北的青龍集、陳官莊地區時；即遭陳、劉兩部匪軍集中十三個縱隊的圍攻。其間，邱清泉的第二兵團，曾經將匪軍第三縱隊擊潰。

雙堆集方面，第十二兵團支撐至十二月十五日，被匪軍擊破；除副司令官胡璉率三千人突圍南歸外，餘均戰死或被俘。

十八日，邱清泉率部向南出擊，稍獲進展；可惜廿日起，即雨雪交加；不但出擊困難，而且補給中斷。匪軍却乘此機會，發動民兵十餘萬，挖掘壕溝數十道，使我軍大炮、戰車無法推進。民國卅八年元月六日，匪軍發動全面攻擊，並施放毒氣；我軍奮勇抵抗，戰況慘烈。

最後一電自戕殉國

七日晨，邱清泉向兵團部秘書彭徵，暗示其最後意圖；囑其擬呈蔣總統最後一電云：「戰局惡化，大勢已去，報效有心，挽回之力。現正作最後奮鬥，以盡天職，伏維珍重。」惟未及發出。

苦戰至十日清晨三時，全軍破後，邱清泉在張廟堂仰天感嘆：「我奮戰廿餘年，原為國家求獨立，為民族伸正義，時至今日，唯有一死，以報國家與領袖」。當即交待左右：「我死，迅即密為掩埋，勿令敵人辱及我身。」語畢，即自殺殉國。

邱清泉盡忠報國的赤誠與大無畏的奮鬥精神，已如上述，總括其治軍、作戰的特點如下：

(一)待士兵如子弟：尊重其人格、關顧其生活、愛惜其生命；使全軍對他敬若神明，產生精誠強固的團隊精神。

(二)不斷研究戰法，改進戰法：以各種方式啓發各級幹部重視情報，從知敵料敵中，不斷改進；使敵人莫測高深，而達到攻必克、守必固的地步。

(三) 善於把握戰場心理，懦弱者壯之以膽量，頑皮者服之以事理，智勇忠直者，獎掖惟恐或疏。每當鼓作氣攻城略地之前，或艱苦作戰堅持五分鐘之時；嘗連夜振筆直書信札或文告，以激勵士氣；使將士衷心感動，樂於效命。

四多方獎勵部下創立戰功，創造奇功；而以「能打仗」為選拔幹部的主要條件。幹部會作有價值建議者，每於集合會場說明「這次成功，是由於某某建議」。

(四) 他本身刻苦耐勞，生活簡樸，處處以身作則，個性爽朗而幽默，平易近人使人樂於親近；進而蔚成風氣，官兵之間融洽和諧，從無隔閡。

中國有句名言，「大將以救大局為主」。從以上所述邱清泉的戰績和言行當中，可以看出他隨時隨地都是以「挽救大局」為己任。當事機不順，大局逆轉時；他仍然本此一精神，奮鬥到底。

徐蚌會戰，照雙方實力來說，雖說匪軍數量較我軍為多；但其砲火素質與威力，祇佔我軍六成。如果我軍能把握主動，統一步調，原可大獲全勝。可是，由於我華中戰區與徐州戰區協同不良，兵力調動不够靈活；指揮權責不專，各級牽制過甚，不能適應戰機。加以天時不利，補給斷絕；保密防奸不嚴不密，甚至高級軍事機構，有匪諜滲透，均為導致失敗的因素。

對此，邱清泉雖然有所察覺，（他曾經向人表示，高級軍事機構有匪諜；事後證明，軍令部的次長劉斐就是匪諜），但全盤澈底改進，他無能為力，可是，他仍然盡其在我的服從命令，鞠躬盡瘁的克盡天職。

。一旦爲形勢所迫，回天乏術；他却毅然盡節報國。

先總統 蔣公，嘗勉勵黃埔同學要「養天地正氣，法古今完人」；不作一代名臣，即作一代名將。成功與成仁，本是一件事；不成功即成仁。邱清泉練兵作戰，却敵戡亂，有他成功的一面，而最後壯烈犧牲，有成仁的歸宿。古人以：「馬革裹屍」爲壯烈，是指戰死沙場；而邱清泉却是眼見大局不可復振而自殺以殉；所以于右任先生稱他爲：「前驅埋盡骨，較裹革猶艱」。

因此，邱清泉不但確是一代革命名將，而且充分發揮了革命的黃埔精神，做到了 蔣公介石所期望的革命軍精神和國魂的代表。

今後，在今總統蔣經國先生領導之下，光復大陸與革命建國的事業，仍然需要革命名將出任艱鉅；邱清泉的精神志業，正好作一模範榜樣。